

●经纬行吟●

风与蓝的私语

□束云云

我和洱海约好在六月尾巴见一面,像两个拖延症晚期的网友,终于决定奔现。它倒爽快,苍山刚把影子泡进湖里,湖面就泛起粼光,像是举着“已读”的蓝光屏幕等我。

这天,苍山把影子泡进湖里没多久,洱海就伸了个懒腰醒了。水边的海菜花浮在浅蓝里,黄蕊沾着晨光,像昨晚没收拾的碎金子,懒懒散散漂着,仿佛在说“早到了,等你半天”。水底贝壳亮闪闪的,像天空漏下的蓝丝线,随意编织成网。浪头扑过时,有枚贝壳翻出纹路,这弯弯曲曲的缝隙,倒像极了写字楼里冰冷的电梯按键。可这里的蓝是活的,它不催你打卡,不逼你赶路,只懒懒地晃着波纹,等你慢慢看。

往湖心去,蓝更深了,成了浸过墨的绸子。风掀一下,木桨在水中划出悠长的尾音,像极了微信消息提示音里那个绿色的“已读”小圆点。我望着那片蓝忽然笑了:为这一面,我攒了大半年的周末,此刻倒觉得值了。最远的地方,天和海的蓝缠成一团,云絮飘过,软得像被风扯碎的乳扇。

风是从苍山树缝里钻出来的“调皮鬼”。撞落几瓣山茶花,带着蜜香溜到湖面,卷着细浪裹住水藻的腥甜,再扑向岸边的扎染布,布上“风花雪月”的纹样被掀得鼓起。风停在发梢说,松针混着乳扇香,比咖啡实在:“白族调”弯弯曲曲,比报表折线顺眼多了。

日头往西斜时,苍山忽然俯身,把影子铺进湖里接落日。那金红的圆慢慢沉,临到山尖猛地一坠,“咚”一声,把最后一束光砸进湖里!白族渔女收网,竹篙一点,船身晃出蓝晕。银鱼装进竹篓时,阿姐顺手往我兜里塞了把酸木瓜丝:“尝尝,我们洱海边的酸木瓜,酸得刚好,配杨梅最是开胃。”网里银鱼蹦跳,她笑着骂“小调皮”,声音脆过石子相碰。白帆鼓着像水鸟,翅膀沾着落日金粉,细浪和着“白族调”晃,我想拍照又作罢,有些风景该记在眼睛里,像把约定刻在心里。

岸边的热闹里藏着洱海的呼吸。阿婆提着竹篮走过,杨梅的红汁滴在青石板上,晕开一片紫红,像被浪打湿的扎染布角。她塞给我两颗杨梅:“洱海的水养人,果子也甜。”孩子嚼着酸甜的汁水,忽然指着远处喊:“看,浪尖也在吃果子!”原来阳光把杨梅的影子投进湖里,浪头卷过时,真像吞下了几颗红宝石。梅子醋混着湖水的腥甜,勾得孩子直咂嘴。他们追白鹭,鸟翅掠过水面带起蓝珠子,落在“海菜腔”上,卖乳扇的阿姐唱到高处,浪尖金蓝都跟着颤。我摸水,凉丝丝的蓝漫过指尖,想起白族老人说的“水会记事儿”,指腹碾过细沙,触到雪山清冽与童年井水的温软。竹篓底部压着的扎染布帕,正巧接住一颗坠落的酸木瓜籽,像一枚未盖章的契约,把洱海与人的缘分悄悄缝进时光。

暮色浓了,洱海换了紫绸衫。岸边蓝成墨色,湖心浮着淡紫,像染布没拧干的染料。渔家马灯晃晃,渔民说:“渔火在跟鱼说话”,鱼追光时甩落的鳞片,成了浪尖的星星。晚归船驶过,马达惊起水鸟,翅声混着浪拍船板,像首没写完的渔歌,尾音缠在芦苇荡里。渔火映着磷光,恍惚间分不清是星子在游动还是鱼在发光,像极了我们悬浮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日常。

脚趾碾过卵石,凉丝丝的蓝漫过脚背,像触到雪山融化的第一滴水。向导说:“洱海养着星星”,我想起阿婆说的“水会记事儿”,它记得苍山雪化的声音,记得白族姑娘织布的梭响,记得我小时候蹲在井边数星星的夜晚。凉丝丝的蓝,像刚从苍山雪溪舀来的泉水,带着松针过滤的月光味道,轻轻漫过脚背时,我忽然明白,所谓永恒,不过是水分子在时光里跳一支圆舞曲。苍山的影子渐渐浸透湖水,像一块巨大的墨蓝绸缎盖住了我们的聊天记录。恍惚间,手机屏幕在裤袋里微微震动,却无人来电,或许此刻,洱海才是最珍贵的已读不回。屏幕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却始终没有消息,真正的回应,是洱海用每一粒水分子重写我的DNA,在血脉里刻下风花雪月的密码。

脚趾碾过卵石,凉丝丝里藏着雪山的问候。原来时光不断代,洱海的蓝早把期待、焦虑、惦念酿成了心口的甜。

●诗韵潮声●

向日葵追赶的夏日
(外一首)

□曹欣

在晨曦微露的田埂上
向日葵扬起金色脸庞
毛茸茸的茎秆,挺直脊梁
托举着希望,迎向曙光

夏日的风,轻吻它们的梦想
叶片沙沙,似在低吟浅唱
那明亮的花瓣,层层绽放
如火焰燃烧,跳跃着滚烫

每一朵葵花都是太阳的信徒
目光紧紧锁住天空的温度
在漫长白昼,坚定追逐
把炽热的爱,写满征途

傍晚,余晖为大地铺上锦幕
向日葵的影子,拉得好长
它们静静伫立,默默守望
在星辰下,怀揣明日的向往

我徘徊在这片绚烂中央
被生命的力量深深打动
这向日葵追赶的夏日时光
是一首蓬勃的诗,永在心上

老蒲扇摇碎星光

在老旧的庭院,石凳微凉
老蒲扇躺在祖母的手上
星光,似洒落的银霜
点亮这宁静的夏夜时光

祖母轻摇,那把老蒲扇
风声悠悠,送来丝丝清凉
扇面上的纹理,岁月深藏
如古老的地图,写满过往

星光闪烁,被扇尖摇碎
化作梦的碎片,四处飘荡
我依偎在旁,听着故事冗长
伴着星光和蒲扇的乐章

老蒲扇的节奏,不慌不忙
恰似祖母温柔的目光
那星光下的剪影,被夜收藏
成了心底最暖的模样

如今,庭院已换了新妆
老蒲扇也安静地躺在箱底
可星光依旧,夏夜悠长
那摇扇的记忆,从未遗忘

夏夜的梦

□陆章健

在乡间
当树荫与葵扇
抵挡不住七月的流火
我会奔向村边的小河
与流水欢歌
笑对酷暑的热浪

在他乡
七月的流火
袭击我的谋生
汗水漫过眼睑的时候
我看到的幻象
总是故乡的小河

夏夜的梦里
多次奔向故乡
奔向那条熟悉的小河
清凉的河水
一遍又一遍
洗刷着我的乡愁

●生活札记●

雨后的世界

□郭雪强

下过雨之后,最好出门走走。新鲜的空气对于人来说,就相当于甘露对于草木,肥水对于田地,尘埃落定之后,整个世界的清静也令人陶醉。

雨停了,半空中一滴雨也没有,雨的委婉或激烈,都消失殆尽,短时间内难以重现。地面上有些湿漉漉的痕迹,那是雨的脚步,意犹未尽又心满意足。在这样的路上走着,仿佛脚下的松软与洁净都是恰到好处的铺装,仿佛是最懂你的人给你的最好安排。

树上有的是叶子,绿色的。叶子上还藏着些调皮的透明的雨珠,从树下经过,恰好风儿摇晃树枝,雨珠悠悠散落,给人又在下雨的错觉,妙哉!吃罢美食,舌有余味,不料雨后余味也有舒爽和欢愉之意。大概是深情的雨与智慧的树,两者不谋而合,为雨后撷取诗意的人特意安排。

是在回味陶醉,还是被哄睡吓晕?石头、建筑、树木、花朵、湖水、小径,一律安静,个个乖巧,没有交流,亦没有争论。在它们中间

走,要小心,不忍打破薄薄脆脆的如白玻璃一样的宁静。静还在蔓延,从脚到腿,从腿到心,从心到脑,雨后的人也能如玉似茶一般通透,可谓幸甚至哉。

雨到底做了什么?那些不起眼的一个一个小水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求,从高处义无反顾地落,驱除干燥,留下湿润,仅此而已。为什么总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熟悉的地方也大变样?是一种不争不抢的祥和,是一种坦然无畏的自洽,是一种妙手偶得的欣喜。不去想了,大自然的神秘力量难以想象,无法照搬,欣然接受才是最好的尊重。

雨后走走,走在巨大的清爽里,不会动怒,不会生躁,已然忘忧,已然解愁,体会“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脱,哪怕只是一时一阵,也是令人感到痴迷的。雨后走走,走在委婉的诗意里,看见空山、明月、青松、清泉,看见竹林、浣女、莲叶、渔舟,听见淙淙流水声,听见窸窣窸窣的竹林里传来的低语,似梦非梦,如幻似真,妙在不言中。

雨,一粒一粒,从天上来,到了人间,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营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意境,凉、新、丽、净、寂,每一个字都可以形容雨后,每一个字又不能代表雨后,这是雨点们的精心安排,也是万物生灵的巧妙配合。

雨后的世界发出淡淡的体香,雨后的晴空上出现一道弯弯的彩虹,雨后的你与自己达成和解。

山村之晨
黎雄才绘

●桑梓留痕●

离开村庄的孩子

□杨丽丽

村庄的黄昏总爱把影子拉得老长,那些歪歪扭扭的土墙影子里,藏着无数个跑远的孩子。村口的磨盘还在,裂纹里嵌着几代人的汗珠子,可推磨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连推磨的声响也跟着孩子们脚步散在了风里。

记得我上大学离开村庄的那天,狗在村子里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它们大概知道,村子里的生气要跟着这些穿新鞋的娃娃们跑掉了。鸡还在天不亮时打鸣,露水照旧爬上草叶尖,可当太阳升起,晒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连土墙都显得没了精神。我背着厚重的行囊,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跌跌撞撞地扑向陌生的城市,把踩过田埂的脚丫子,塞进磨脚的高跟鞋里。

城市的柏油路硬邦邦的,没有村庄泥土上的绵软。我在高楼间穿行,影子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再也拼不出完整的形状。偶尔踩进一滩积水里,才恍惚看见自己的模样——那个曾经在麦场上打滚,裤腿沾满草屑的孩子,不知何时裹进了一身板正的工作服里。可每当夜深人静,梦里总回荡着村头老井打水的轱辘声,还有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尾音,颤巍巍地飘在记忆深处。

村庄的老房子一间间空了。锁头在锈迹里睡着,窗纸被风撕成碎布条,像极了我们在宽阔的打麦场上“两军对垒”时扯坏的衣裳。院子里的枣树还在结果,熟透的枣子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摔成一滩暗红,却再没有光脚丫的孩子举着竹竿来够。那

些年我们在房檐上掏的鸟窝,早被风灌满了尘土,连麻雀都不愿再来。

从村庄离开孩子,成了村庄的异乡人。我们学着用普通话交谈,把方言藏进喉咙深处,可一开口,总有人能从卷舌音里听出泥土的味道。城市的霓虹照亮了夜晚,却照不亮我们心里的角落。我们在格子间里数着考勤,把四季过成同样的温度,再也没人记得,哪片云飘过村庄上空时会带来一场能打湿裤脚的雨。

今年回村,遇见王伯蹲在墙根晒太阳。他眯着眼打量我半天,才颤巍巍地说:“你是杨家老大吧?都变样了,我是一点都认不出了!”他背后的老墙又塌了半面,裂缝里钻出的野蒿子,比我离开时还高了一截。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枝干愈发佝偻,落下的槐花没人捡,烂在泥地里,成了蚂蚁的盛宴。

有时我会想,我们这些离开村庄的孩子,是不是像被割走的麦茬,再也长不出原来的模样。城市把我们打磨成相似的形状,装进统一的模子里,却留不住那些在草垛上数星星的夜晚,留不住踩着月光归家的从容。村庄在我们身后慢慢缩小,缩成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可每当夜深,那些被遗落的脚印,又会在记忆里清晰起来。

暮色又漫过城市的高楼,我站在阳台上看车水马龙。远处不知谁家飘来炒菜的香气,恍惚间,竟像极了母亲炒菜时的葱花味。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却吹不散记忆里那个炊烟袅袅的小村庄。或许我们都是村庄走失的孩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心底那片熟悉的土地,走不出被槐花香浸透的童年。

清流
文学